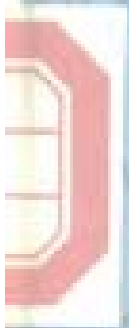


# 历史 著作史

上卷

〔美〕W·H·廷尼著 商务印书馆

第一分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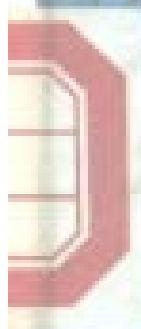


# 历史 著作史

上卷

· 中国历史学名著 · 商务印书馆

第二分册



K09

# 历史著作史

上卷

从上古时代至十七世纪末叶

第一分册

[美] J. W. 汤普森 著  
谢德风 译 李 活 校



商务印书馆

1938年·北京

0003181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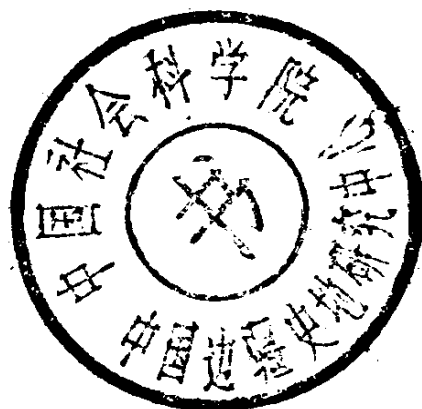
# 历史著作史

上卷

从上古时代至十七世纪末叶

第二分册

[美] J.W. 汤普森 著  
谢德风 译 李 活 校



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

0003181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I,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 New York, 1942  
根据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42 年第一版译出

ZI42/15  
LISHI ZHÜZUÒ SHI

历史著作史  
上卷  
(上卷全两册)  
〔美〕J·W·汤普森 著  
谢德凤 译 李 活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473-X/K·72

---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802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 33 5/8

定价: 7.65 元

## 译者前言

根据希腊神话,历史女神克力奥居于九个文艺女神<sup>①</sup>之首。所以古代历来把历史著作当作文艺的一支。希罗多德的《历史》也和戏剧家的作品一样,在奥林匹亚赛会中当众朗诵,供人欣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作品,被人当作希腊文的范例来读,正如李维和塔西佗的作品被当作拉丁文的范例来读一样。人们只欣赏其文字的优美,音调的铿锵,故事的动人,很少研究其内容是否正确。其他学科的历史著作出现较早,而历史本身的历史则出现很迟。克力奥女神经常忙碌着替别的学科编写历史,唯独忘记了编写她自己的历史。古代叙事诗人和历史家详细记载了远古时代和遥远地区的传说和历史,唯独忘记了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荷马留给我们两首不朽的长诗,至今还激动人的心弦;但他是何许人也,直到现在还是个谜。他活着的时候,在希腊各地行吟乞讨;死了之后,七个城市争着做他的故乡。<sup>②</sup>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也知道得很少,有待后世史学家的考证。<sup>③</sup>克力奥正象一个善于替别人缝裤子,而自己却没有裤子穿的裁缝师傅一样。

历史本身成为科学,时间较晚;而史学史的出现,为时更晚。

---

① 希腊神话:宙斯有九个女儿,为文艺女神(缪斯),即历史女神克力奥、抒情诗歌女神忒特普、喜剧女神泰力亚、悲剧女神麦尔波曼尼、歌舞女神特普西利里、恋歌女神伊拉托、赞美诗歌女神波利姆尼亚、天文女神优拉尼亚和史诗女神卡力奥普。

② 即士麦拿、开俄斯、科罗封、萨拉密斯、罗得斯、阿哥斯和雅典。此外还有人主张他是邱米人、伊大卡人、伊奥斯人、派罗斯人、斯巴达人、埃及人或巴比伦人的。

③ 参阅拙译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序言第1节。

在西欧，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兰克和威格尔。至二十世纪初叶才陆续出版了一些史学史专著，其中重要的是佛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年），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史学家》（1913年）<sup>①</sup>，和里特尔<sup>②</sup>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出版了三部比较有分量的史学史著作，即H·E·班兹的《历史著作史》（1937年）<sup>③</sup>，J·T·勺特威尔的《史学史》（1939年）<sup>④</sup>，和J·W·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1942年），尤以后者最为详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译的这部书。

汤普森（1869—1941）出生于美国中部衣阿华州，1892年毕业于罗特学院，189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一直到1932年在该校担任中世纪史教学工作。晚年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发表了许多有关欧洲中世纪史的著作，有些在我国早有译本。<sup>⑤</sup>其最后一部著作就是《历史著作史》，这是他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的总结。

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属于美国“新史学派”体系。“新史学派”起源于德国，而流行于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家甚至宣称他们的

---

① 已有耿淡如的译本，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M·里特尔（1840—1923），德国历史家，著有《德意志联邦史》、《历史科学的发展》等书。

③ 班兹（1889—？），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教授。除了《历史著作史》一书外，还写了一本《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1934年），阐述其新史学的观点。

④ 勺特威尔（187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有《史学史导论》（1922年，何炳松等译《史学史》，商务，1929年，该书译本中关于中古及近代的史学，只有附录一章）。1939年著者修订原书，改称《史学史》第1卷。

⑤ 其著作很多，这里只说其中主要的几种：《法国宗教战争》（1909年）、《德意志封建制度》（1928年）、《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1929年，有耿淡如的中译本，商务，1961年）、《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1300—1500年》（1934年）、《西洋中世纪史》（1933年，有陈受熙等的中译本，商务，1940年）、《中世纪史》（两卷本，1932年）、《欧洲中世纪史导论》（1937年）。



主张是“史学的革命”。<sup>①</sup>过去史学家把历史局限于政治和战争的狭窄范围之内。英国史学家佛里门甚至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sup>②</sup>德国史学家兰克也专注意政治史的研究。<sup>③</sup>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学家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流行于欧洲。孔德认为社会是一个“集体的有机体”。人类的行动和动机是由社会环境中各种因素——不仅是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宗教的、种族的等等因素在内所决定的；科学的任务在于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个人的行动和动机的，因而发现其间的因果关系。但他认为个人对事物的认识只限于个人主观的“体验”和“感觉”，他把通过现象去认识本质的一切企图都叫做形而上学，否认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他不可能发现人类与其环境间的真正因果关系，必然陷入不可知论的泥坑中。孔德把社会学分为两部分：(1) 社会静力学，它描述人类社会的“有机体”的平衡状态。(2) 社会动力学，它描述各种道德观念怎样影响世界，使之向前推进。他以观念发展为标准，主观武断地划分社会历史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并称最后的一个阶段是和科学、工业的阶段相一致的。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说成是社会发展的顶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逐渐改良；社会革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sup>④</sup>他的这些主张，很明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后来德国史学家拉姆普希雷特(1856—1915)以孔德的实证主义为指导思想，提出“新史学”的口号。<sup>⑤</sup>一方面把史学的领域推广到政

① 德国史学家拉姆普希雷特自称他为“在历史方面完成一次革命的进步人士”。(原著下册第424页)。美国史学家沙皮罗把1903年鲁滨孙所著《西欧史》的出版，说成是美国历史教学的革命。

② 本书下卷原书第317页。

③ 本书下卷原书第168—186页。

④ 本书下卷原书第422—428页。参阅罗森塔尔等主编《简明哲学词典》中“孔德”、“实证主义”诸条。

⑤ 本书下卷原书第422—428页。

治以外人类其他活动的范围；另一方面，企图以社会心理学的原理来说明社会进化的规律。他甚至公开宣布，“历史主要地是一种社会心理学而已”。他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他称之为“精神生活”）分为六个阶段，实则是孔德“三阶段”论的变种。

当拉姆普希雷特在德国提倡他的“新史学”的时候，美国史学家 J·H·鲁滨孙<sup>①</sup>正在德国留学。他回国后把拉姆普希雷特的“新史学”介绍到美国，并利用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加以发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实用主义只承认人体本身的“体验”和感觉是唯一实在的，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公开宣称“有用的即是真理”，否认真理是客观现实在意识中的反映。因此他不主张以某种学说来解释历史，主张“用历史解释历史”、“为历史而历史”。他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分别在美国各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如毕尔德<sup>②</sup>、勺特威尔、海士<sup>③</sup>、蒙恩<sup>④</sup>、班兹、桑戴克<sup>⑤</sup>、沙比罗<sup>⑥</sup>、汤普森等。鲁滨孙及其学生们的许多著作，其原本或译本，解放前我国有些大学里用作课本。1930—40年间我国出版的许多史学概论一类的著作都是沿袭他们的著作，作为史学的“新理论”传布全国。这种思想对我国史学

---

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教授(1863—1936)，著有《西欧史》(1903年)、《近代欧洲史》两卷(1907年)及《新史学》(1911年，解放前有何炳松的旧译本，1924年商务出版；解放后有齐思和等的新译本，1964年商务出版)等书。

② C·A·毕尔德(1874—?)，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与鲁滨孙合著《欧洲史纲》两卷，何炳松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所编《近代欧洲史》、《中古欧洲史》，大部分出自这部著作。

③ C·J·海士(1882—1964)，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著有《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两卷(1916年，上卷有余楠秋、谢德风等译本，下卷有蒋镇译本，1933年上海民智书店出版；此外商务还有一种译本)。后修订本改为《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史》。

④ 蒙恩(1892—1936)，与海士合著《世界通史》两卷，有刘启戈译本，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1948年。

⑤ L·桑戴克(1882—?)，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著《世界大化史》(1926年，有冯雄中译本，商务，1936年；还有陈廷璠的中译本，中华，1930年)。

⑥ 著有《欧洲近代现代史》，有余楠秋、谢德风等中译本，世界书局，1935年。

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汤普森既属于美国“新史学派”的，因此“新史学派”的优缺点，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有很明显的表现。

## 二

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分上下两卷。上卷叙述上古到十七世纪末叶；下卷从十八世纪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它包括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西欧各国的历史资料。与重大历史事件（如民族大迁徙、十字军、三十年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等）以及重要的历史学派（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牛津学派和剑桥学派）有关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他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并评论其原著的优缺点，尤重视事件的目击者或闻自目击者的当代记载。他有时引用原著或评论原著者的片段，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历史著作中有关于农民起义及人民反抗贵族斗争的原始资料，例如亨利·乃吞《英国史》续编及无名氏《编年史》都记载了1381年窝尔忒·泰勒尔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布鲁图编年史》续篇载有关于1450年杰克·卡德领导下的农民起义；1327—55年罗马历史残篇记载了里恩泽领导罗马人民推翻罗马贵族政府的暴动；佛罗伦萨史学家史梯发尼与季诺·卡波尼记载1379—82年梳毛工人的大暴动和英国旅行家芬尼斯·摩里孙《十年旅行日记》中描述爱尔兰人争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替伦暴动。其所介绍史料的种类，远远超过了历史著作和个人传记的范围；史料包括私人日记（例如意大利安敦尼奥·彼得里以及史梯发诺·英斐苏拉的《罗马日记》）、公家日志（例如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的《皇家日志》）、游记（例如阿拉伯人的航海故事《历史的连锁》、伊本·朱贝尔的《游记》）、回忆录（例如德国革次·冯·柏力兴根的《回忆录》）、通信（例如比利时人部斯贝克的《出使土耳其书简》及其所搜集的《皇帝路德福第二与高卢作家书简集》）、小品散文（例如法国蒙田的《论文集》）、地理志

(例如 雅克特的《地理辞典》、斯特累波的《地理学》、拜占庭的史梯芬的《民族学》)、法律(例如法兰克人的舍拉法律、《查士丁尼法律》第八卷强迫撒克逊人采用罗马法的规定),以及近代的考古发掘和古文字的释读。总之,它的史料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同时其史料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发萨里的《画家列传》和本维纽托·析利尼的《自传》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史的重要资料;英国理查·亚诺尔德的《伦敦风俗》叙述“英国古代平凡的事”,包括有特许状、国会议案、物价、税收及著名的民歌《栗色女郎》;有关于古代科学史的资料,例如大普林尼的《博物志》;有关于政治学说史的资料,例如亨利四世与格雷戈里七世所发表的《政论小册》等等。原著所引史料,与文字的联系特别密切。一方面它引用许多史诗、民歌、传说来说明各民族的早期生活,例如它引用《贝奥武尔夫》史诗说明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不列颠以前的生活情况;利用《喜尔得布兰歌》说明早期日耳曼人的生活;利用北欧“萨伽”说明北欧(冰岛与挪威)人民的早期生活。另一方面,还指出一些后世著名的文学作品与古史有关的出处。例如蒙默思的赭弗理的《不列颠史》中载有亚塔尔王的传说;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第八》取材于英国《荷尔〈编年史〉》,其他许多历史剧取材于挪尔斯从法文译本重译过来的普鲁塔克《名人传》,甚至莎士比亚的有名悲剧《麦克白》最后一幕最后一景中西华德所说的台词和罕廷敦主教亨利的历史著作中的句意相同以及同一剧本中说柏南森林向前跑动的诡计见于“夫勒得加”的《法兰克史》也都一一指出。此外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中提到罗兰战死疆场,为以后法国《罗兰之歌》的根据;瑞士康拉德·查士丁加的《百伦大编年史》及伊吉第阿斯·楚第的《赫尔维细亚编年史》中记载威廉·退尔的故事,为以后德国席勒写《威廉·退尔》剧本的根据,革次·冯·柏力兴根的《回忆录》是歌德同名剧本的根据。这些记载都是学文学的人所喜

爱的。

此外关于过去历史著作的各种版本和各国的译本及其优劣，以及过去和近代期刊上有关的各种评论，著者列有详细的书目提要，作为注脚，附于每页之下。读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按图索骥，作深入的研究。原著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很少，但所叙述的历史著作中提到中古时代中国的地方较多。虽多远路传闻，不甚确切，但也有一些记载可以补充我国的史料。例如伊斯兰教徒马力克所著《世界征服者的历史》及拉施特所著《史集》中所记西辽的史迹可以补充我国《辽史》、《金史》和《元史》的不足。在中西交通史资料方面，书中所引用的原著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 三

尽管这部著作有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但决不是一部史学史，充其量只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史料学和历史目录学史而已。史学史不仅要包括历史著作的编撰情况，而更重要的是要叙述历史学家对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逐渐发展过程，而汤普森对后者很少提及，只详细列举历史著作和资料的名称，简单说明其内容而已。

汤普森是个资产阶级史学家。他的《历史著作史》最严重的缺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在他两卷书共一千三百多页的巨著中，只在最末了一章中（即下卷第64章）谈到“东欧及巴尔干诸国”的史学，用了不过一页半<sup>①</sup>的篇幅谈马克思主义的史学。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的第二个大缺点是对东方各国史料的缺乏和史料分配的不恰当。他在序言中自夸说：“在任何一种文字中，

---

<sup>①</sup> 下卷原书第628—630页。

都还没有出现过一部象本书这样全面而连贯的叙述，为每位作家在他所处时代总的背景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确定他在当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但是这部书，就是单就资料方面而言，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要求一部书完美无缺，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他所有的缺点，有些是出于客观原因，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出于主观原因，由于阶级偏见而产生的。例如他不懂得东方各国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不懂得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所以这部书中关于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史学，完全是空白。虽然谈到过伊朗、中亚和蒙古的历史，但他对我国正史中的外国传记以及许多谈到外国史的专门著述，如晋法显的《佛国记》、梁慧皎的《高僧传》、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道宣的《续高僧传》、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初的《郑和航海图》（见明文仪编的《武备志》）、费信的《星槎胜览》、张燮的《东西洋考》、黄衷的《海语》等书，<sup>①</sup> 对于中亚、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情况，都有它们本国所找不到的详细记载，而汤普森都不能采用。<sup>②</sup> 关于蒙古历史的资料，不但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蒙古史的丰富资料未见采纳，连蒙古人自己用蒙古文字写的《元朝秘史》<sup>③</sup> 也未见著录。书中对于德意志和英国的史料，记载特别详细，法国史料次之。对于中世纪俄罗斯的史学，只在上卷第25章《拜占庭和土耳其的史学家》一章中给了几页的叙述。对于涅斯特的《编年史》只给予几行的叙述。

---

① 参阅张云波《印度尼西亚汉文史料初录》，见《北师大学报》（历史专号），1958年，第2期，第115—124页。

② 关于这一点，另一个美国“新史学派”的历史学家桑戴克比汤普森要好一点。桑戴克在他的《世界文化史》中叙述古代印度、中国的文化（即第4卷第19—22诸章）的时候，采用了许多古代印度和中国的原始资料。

③ 最近有道润梯步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这很明显是资产阶级史学中“西欧中心论”的反映。著者对于其所叙述历史家的篇幅比例，往往是不合理的。例如在叙述古典历史家一章中，叙述戴奥·卡西约的篇幅远远多于叙述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的篇幅，<sup>①</sup> 尽管后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前者。在下卷中，启蒙历史学派的首领伏尔泰只占两页，<sup>②</sup> 休谟只占三页，<sup>③</sup> 而吉本竟达三十页，<sup>④</sup> 而叙述马列主义史学只占一页半。<sup>⑤</sup> 叙述篇幅的不平衡，充分地表现著者的阶级和种族的偏见。

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第三个大缺点是著者任意主观地把一些历史家列入某种派别，在结构上毫无系统性。典型的启蒙学者马不里被列入十七世纪博学派一章中。<sup>⑥</sup> “海德堡学派”全被列入浪漫主义一类，而称其首领施罗塞“在理智上是属于十八世纪的”；<sup>⑦</sup> 赫尔德同所有的启蒙学者一样，对中世纪深怀敌意，对法国革命表示尊敬，对浪漫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是陌生的，却被解释为“浪漫主义知识上的始祖”。<sup>⑧</sup> 浪漫主义的理论，无论在德国、法国、或在任何其他国家，一般都没有作为史学史上一个完整的阶段来叙述。

#### 四

尽管汤普森这部著作有许多缺点，但他所搜集欧洲各国的历史资料十分丰富，无论研究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或近代史的，都可以从中取得许多有益的东西。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

① 修昔底德，上卷第 60—72 页；波里比阿，第 117—136 页。

② 下卷原书第 65—68 页。

③ 下卷原书第 69—72 页。

④ 下卷原书第 74—90 以及其他各处。

⑤ 下卷原书第 628—630 页。

⑥ 下卷原书第 56 页。

⑦ 下卷原书第 142 页。

⑧ 下卷原书第 138 页。

国有很大的发展。但世界史学史一类的书籍还是一个空白。我们翻译这部书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用的材料,将我们的世界史学史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这部书我们在文革前已经基本翻译完了。上卷是我译的,下卷是孙秉莹同志和我合译的。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项工作无法进行,因此就搁置下来了。1977年重理旧业,修订了译文,增加了一些注释。译者注释在于补充说明有些主要历史事件的经过及其发生的年代;说明有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及其主要著作,古代地名的现在所在地,古代外国历史著作中说到有关中国的情况,等等。著者原注说明历史著作的版本、翻译及近代杂志上的评论文章。两种注释混合编号,均列于每页之下,作为脚注,以便读者检阅。译者注后面加“译者”字样,著者原注后面不作说明。

本书的《译者前言》是得到湖南师范学院历史教研组莫任南、熊家利、谢天冰等同志所提的意见加以修改的。关于德语部分,得到已故王舒教授及董爽秋教授的帮助;关于法语部分,得到孙文明先生的帮助;关于拉丁文部分,得到吉林师大林志纯教授的帮助;关于搜集资料,特别是翻译俄语有关资料方面,得到李长林同志的帮助。谢贯屏同志为我抄写了一部分译稿。对他们的热忱帮助,我表示衷心感激。由于我本人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局限,错误之处,势所难免,希望读者随时指正。

谢德风

1979年11月12日

出版者附言:谢德风教授已于1980年逝世,他生前曾将多部历史译作交由本馆出版,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谨此表示对他的悼念和感谢之忱。



## 著者序言

我曾一度想把这部书定名为《克力奥<sup>①</sup>大桥》；这个名称比现在采用的书名更富想象力，更加富丽堂皇。历史可以被看作跨越时间洪流、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的一座巨大的桥梁。这座桥的入口笼罩在远古迷雾之中。希罗多德就是这座以历史女神缪斯命名并奉献与她的动人的伟大结构上第一个清晰可辨的桥拱。在较近的视野，但比去年、甚至比上世纪还要古远得多的视野中，孟德斯鸠和吉本象桥上塔楼那样在朦胧中耸立。随着他们二人的出现，克力奥大桥立即加宽，后来就变成处处雕栏玉砌的一条康庄大道了。这座克力奥大桥是一座古老的大桥，雄壮的大桥，美丽的大桥。

从希腊时代迄今，欧洲文化对学术上出现的新观点总是很警觉，对新的解释或新的批评总是很敏感。西方社会一向热心于历史，拥有记载过去的大量文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和任何其他已知文化在这方面的情况不同。<sup>②</sup>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古希腊思潮。第二个因素是基督教的影响；跟佛教、婆罗门教或东方古今任何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一向都有历史意识。最后一个因素是，近二百年来近代科学发展和物质的进步对西方世界的思想也有深刻影响。西方史学已经从文学的一支发展成一个学术部门；保存旧史料、撰写新史书业已确立为一门新的学术专业。

---

① 历史女神，希腊神话中九个缪司之一。——译者

② 该书作者想必不了解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著作，因而作出这样显然片面的结论。——校者

历史研究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是历史家进行的研究；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家所说的那样的历史——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还是不清楚的。但是，除了至今还遵守“作家的目的在于记述而不在于裁决”（*Scribitur ad narrandum, non ad probandum*）这句古代格言的狭隘学派的历史家以外，一般人都同意历史家的崇高职责就是阐明问题。我这两卷书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为从远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漫长的时期中历史概念的变化和历史写作的各种形式提供一个概括的叙述。

本书未论述现仍健在的历史家；美国作家也是有意地一位都不提。这是因为，这两卷书篇幅有限，无法容纳；而且论述美国史学的，已有大量文献，并且正日益增多。这也是为什么象莫特利<sup>①</sup>、普雷斯科特<sup>②</sup>、利<sup>③</sup>和哈斯金斯<sup>④</sup>这样的名家，本书也未加论述的缘故；因为，尽管他们的著作属于欧洲历史范畴，但他们还是属于美国历史学派的。

笔者并不敢奢望这部书已经避免在大多数渊博的著作中常见的通病：严峻晦涩、索然无味，除最有耐心的学生外，一切读者都不敢问津。另一方面，笔者窃望这部书对各校设立更为正规的研究史学和史家的课程能够起些鼓舞作用。对那些希望进一步深造的人，本书也提供了大量参考书目提要。读者的主要兴趣无论在于

---

① J·L·莫特利(1814—1877)。美国史学家，毕业于耶鲁大学，美国驻奥、驻英公使。特别对于尼德兰历史有兴趣。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兴起》(1856年)、《联合尼德兰的历史》(最初二卷,1860—61年;后二卷,1967—68年)。——译者

② W·H·普雷斯科特(1796—1859)，美国史学家，对西班牙历史特别有兴趣。著有《墨西哥的征服》(1843年)、《斐迪南与伊萨伯拉王朝的历史》(三卷本,1838年)、《秘鲁的征服》(1847年)等。——译者

③ J·C·利(1825—1909)，美国出版家和历史家，著有《异教裁判所的历史》(三卷本,1888年)。——译者

④ C·H·哈斯金斯(1870—1937)。哈佛大学欧洲史教授。著有《诺尔曼制度》(1918年)、《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1927年)、《中世纪文化研究》(1929年)。——译者

哲学概念的改变，或者只在于史学这一行在技巧上逐步改进的过程，或者把历史看作世界文学的一支——长期以来这一点一直被忽视——而对它感兴趣，在这本书里他都可以找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本书所附书目提要将提醒读者：分散的材料大量存在；有讨论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的概要或专著，有论述个别作家的精彩文章，也有少数较长的全面概括。但是，在任何一种文字中，都还没有出现过一部象本书这样全面而连贯的叙述，为每位作家在他所处时代总的学术背景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确定他在当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本书上卷叙述的是直至十七世纪为止的那个漫长的时期，把历史主要看作文学编写的演变过程；下卷叙述近代史学研究的兴起。

在向有关的人们表示感谢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使我有幸讲授历史写作这门课程的那许多学生。自从已故的J·F·詹姆森<sup>①</sup>离开芝加哥大学，由我接任这门课程以来，至今已经三十五年多了。这些年来，各班学生的兴趣对我说来一直是永不衰退的鼓舞的源泉。

为了向曾出力完成本书的伯纳德·J·霍尔姆博士（我手下培养的最后位博士，近几年并曾和我共同研究）表示感谢起见，我把他的名字和我的一起放在本书扉页上。他不仅负责研究和编纂本书第2卷从第46章开始的十五章以及其他章节的一些部分，而且在全部手稿的最后修订和删节中，也作了很多工作；他还曾负责彻底修订并编辑近三千条参考书目提要的注释和引证。本书之所以能够问世，大部分是由于他的操劳和忠诚。

读者会看到许多引文，有些引自作家本人，有些引自专家的批评，大部分都很简短；其中绝大多数引文，似乎只要审慎地引用以

---

<sup>①</sup> J·F·詹姆森(1859—1937)。美国历史学家，著有《美国史辞典》、《美国革命作一个社会运动来考虑》等书。——译者

示谦恭也就够了。至于书中少数较长的引文，都已征得出版者同意。

波林·R·安德森博士曾欣然同意协助霍尔姆博士校对并编写索引，特此致谢。曾帮忙校稿的其他一些应予致谢的人还有维拉·霍尔姆夫人、韦恩·发西尼奇先生和路易丝·佩弗女士。最后，还应当向西德尼·赫尔曼·埃尔曼纪念基金创办人西德尼·M·埃尔曼先生和夫人表示谢意，他们曾拨款资助这部书的出版准备工作；并应向麦克米伦公司以如此优美的装帧出版这部书表示感激。

J·W·汤普森

柏克莱，加利福尼亚

1941年3月15日

汤普森教授生前未能看到他珍爱的这部最后著作出版，这对他的朋友和学生们说来永远是一件使人深感遗憾的事。在这两卷书付印后不久的1941年9月30日他就与世长辞了。

B·J·霍尔姆

### 原书出版者说明

本书出版以后，索尔·K·帕多弗博士提醒我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他作为汤普森博士的研究助手，曾参加了本书原稿的准备工作。由于汤普森博士过早去世，出版者不了解帕多弗博士曾参与本书工作一事，我们深感遗憾，并愿借此机会改正未能将帕多弗博士的名字写进致谢名单中的疏忽。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 目 录

著者序言	iv
------	----

### 第一编 古代

第一章 古代东方	1
第二章 古希腊史学	27
第三章 亚历山大和他以后的时期	56
第四章 罗马史学——截至共和国倾覆 (公元前 31 年)	86
第五章 罗马帝国早期史学: 李维、塔西佗、 斯韦托尼阿	103
第六章 罗马帝国最后一批拉丁历史学家	133
第七章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的历史学家	148
第八章 早期教会史学	179

### 第二编 中世纪的西欧(至十三世纪末)

第九章 蛮族入侵时期的历史学家	207
第十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	224
第十一章 加洛林王朝的史学	241
第十二章 撒克逊、舍拉和霍亨斯陶蔡诸王朝时代 (919—1197年)的历史学家	263
第十三章 意大利史学(900—1200年)	300
第十四章 法国封建时期的历史学家(900—1200年)	326
第十五章 诺曼和安茹王朝时期的英国(1066—1199年)	357

第十六章	十三世纪的历史学家	388
------	-----------	-----

### 第三编 东欧与东方(截至十字军结束)

第十七章	东罗马帝国史学(395—1204年)	425
第十八章	记述十字军的拉丁历史学家	447
第十九章	中世纪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历史学家	468
第二十章	中世纪阿拉伯、波斯和蒙古历史学家	483

### 第四编 中世纪的结束

第二十一章	法国史学(1329—1453年)	523
第二十二章	十四、五世纪的英国史学	562
第二十三章	从大空位时期到宗教改革前夕的德国史	604
第二十四章	中世纪西班牙历史学家(711—1492年)	615
第二十五章	拜占庭帝国末期(1204—1453年)和土耳其 早期的历史学家	631
第二十六章	冰岛、挪威和丹麦等北欧诸民族的史学	646
第二十七章	中世纪斯拉夫和马扎尔史学	671

### 第五编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反改革

第二十八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	677
第二十九章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	733
第三十章	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写作	747
第三十一章	反宗教改革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769
第三十二章	法国宗教战争时期(1559—1589年)和亨利 四世统治时期(1589—1610年)的历史学家	795
第三十三章	十六、七世纪西属与荷属尼德兰史学	820
第三十四章	十六、七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历史学家	833

第三十五章 英国都铎王朝的史学(1485—1603年) .....	847
第三十六章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史学(1603—1688年) .....	900
索引 .....	929
译名对照表 .....	982

# 第一编 古代

## 第一章 古代东方<sup>①</sup>

人类是唯一意识到自己的过去并对它感兴趣的动物。“历史<sup>3</sup>是以文字记事开始的。而以文字记事又必然是由其他记事形式经过漫长岁月的过渡而来的。这种过渡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最早期各种粗糙的办法逐步发展成能够在实际上使用的文字，来把头脑中的东西用书面形式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将杂乱无章的思想发展成为理性思维。当种种事情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流传后世时，上述那些发展阶段必然就弃置背后了。从野蛮人用象形文字记事，发展到以文字记述战争、记述修庙事宜（如我们发现的公元前四千年的巴比伦铭文）以及同一时期系统写出的行政记录，这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各民族在初期阶段费尽心血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他们的记述任务所花费的岁月，比我们能够看懂其用法并摸清其发展过程的楔形文字出现后的这三四千年可能还要长些。”<sup>②</sup>

直至十九世纪以前，人们还认为最古的历史就是古希伯来史，这在《旧约》中有文字记载。至于古代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和波斯等地的历史，除《旧约》中偶尔有所记述外，希腊作家也保存

---

① 著者在本章所论只限于古代近东诸国，我国及其他远东诸国有丰富而悠久的历史著作，著者不是不知道，而是有意抹煞了。——译者

② 雨果·温克勒：《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的历史》，J·A·克累格译（纽约，1907年），第10页。



了这方面一些知识,但这些史料加在一起,仍然异常贫乏。<sup>①</sup> 这些资料中最早的见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他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484年至425年)。在亚历山大时期,在马其顿人征服埃及和古代东方诸国这些伟大事变之后,又出现一些新的历史材料,但数量不多,也不准确。属于这个时代的有散科尼亚托所著《腓尼基史》,叙述的是特洛伊战争以前的时期。一般认为出于他的手笔的片段得以保存下来,应归功于菲罗·拜布利阿斯的希腊译文,后来第一位教会历史家攸栖比阿斯又把他的译文收入他的《福音准备》(Praeparatio Evangelica)<sup>②</sup>一书中。

- 4 埃及托勒密王朝历代君主都关心自己统治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在托勒密·斐列得尔福斯统治时期(公元前285—247年),一位有学问的教士埃利奥波利斯人<sup>③</sup>曼涅托,根据寺院档案编写了前后连贯的一整套埃及编年史,除了前边列了一张表记载神祇和英雄外,还记载了三十个朝代的事,历代国王的姓名、即位年代以及各个朝代的重大事件等。这部作品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埃及文人受教育时用的是他们的师长的语言文字。有六种不同的译本流传至今。<sup>④</sup> 托勒密·斐列得尔福斯王朝负责图书管理的人根据底比斯的档案,编写了一部《底比斯诸王表》(Laterculus)。<sup>⑤</sup> 随后又编写了《古埃及编年史》,这是一部木板书,包括从诸神统治开始的三十朝,一百十三代,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年。<sup>⑥</sup>

---

① 这些证据每一点一滴都由艾萨克·科里搜集并在他的《古代腓尼基、迦勒底、埃及、提尔、迦太基、印度、波斯和其他各国作家著作的片断》一书中发表附有英语译文(第二版,伦敦,1832年)。

② 同上,第3—18页。

③ 古埃及的城市,意为“太阳神的城市”,以其太阳神庙著名,其遗址在今开罗附近。——译者

④ 同上科里书,第173—81页。

⑤ 同上,第84—88页。

⑥ 保存在攸栖比阿斯的编年史中,参阅同上,第89—93页。

从希腊名家关于古代埃及历史的论述看来，希罗多德似乎是取材于孟菲斯的僧侣，而曼涅托记录的则是埃利奥波利斯的传说。如果我们手头现有的材料不只是曼涅托记载下来的那些干巴巴的朝代表的话，我们对他的埃及史的估价一定会高一点；不幸的是，就连这些朝代表似乎也被早期基督教年表编制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篡改了。但是把他的朝代表和纪念建筑物上的情况对照，结果还是对他有利。他所记较早时期的朝代可能是不正确、或虚构的。但较晚期的那些记载可能是相当准确的。

曼涅托的《埃及朝代表》分为三卷。第1卷终于第十一朝；第2卷终于十九朝；第3卷终于三十朝最后一位国王尼克太尼波<sup>①</sup>被大流士废黜从而把他统治下的当地王国灭亡之时。这样，第2卷的内容就包括了法老帝国最繁荣和最悲惨的时期——一方面是第十二、十八和十九王朝最光辉的时代；另一方面又是第十五、十六和十七王朝被海克索斯或称牧羊王朝征服和屈辱的时代。

不幸的是，只有一两份内容贫乏的摘要流传至今。有案可查的最早提到曼涅托的作家是亚比温，他是公元一世纪时的埃及人，在反对犹太人的一篇短文中他曾引用曼涅托一段在埃及很流行的有关犹太人离开埃及的记述，这件事后来曾由约瑟福斯<sup>②</sup>加以纠正。他这篇更正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保存了曼涅托原书中的一段重要文字。

早期基督教文献是仅次于古希腊后期编纂家的影响最大的文献，至少在保存曼涅托和埃拉托色尼<sup>③</sup>著作的实质内容方面是如

① 尼克太尼波第二(公元前361—340)，第三十王朝，即波斯统治下的王朝最后一个本地人的国王。波斯王阿萨尔士第三再征服埃及时，尼克太尼波逃往努比亚。本文称为大流士所废，恐有误。——译者

② 公元37—100？，犹太史学家。公元66年以后参加反抗罗马的斗争。公元70年耶路撒冷失陷后，至罗马。著有《犹太战争史》(七卷)、《反对亚比温》等书。——译者

③ 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确定以特洛伊之陷落为起点的纪年法。——译者

此。曼涅托之所以特别引起注意，就是因为犹太和埃及编年史对  
5 早期基督教年表编制起了很大作用。约于公元 200 年，恩美阿斯-  
尼科波利主教朱理亚·阿非利加那为曼涅托的著作做了摘要并加  
批注。这部著作的全文并未保存下来，但它的摘录，包括王朝相当  
完备的三十个世代以及埃拉托色尼的《年表》都被收集到九世纪拜  
占庭一位修道士乔治·辛塞拉斯所编《年代记》一书中。那些关于  
王朝的记载，还通过一个亚美尼亚译本，保存在攸栖比阿斯的《编  
年史》中。曼涅托所记录的年代和《旧约》中公认的年代表大不相  
同，这个恼人的事实使早期基督教历史家大大提高了对古代埃及  
年代表的兴趣。为了使这些不一致调和起来，学者费尽了苦心。  
埃及诸王的其他名单还保存在西西里的戴奥多刺斯和约瑟福斯的  
著作中。约瑟福斯曾摘录已失传的第乌斯和麦南得合撰的《提尔  
年代记》。<sup>①</sup>

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最可靠的埃及年代表是《历代托勒密王  
表》。它开始于迦勒底的那波那塞<sup>②</sup>时代(公元前 747 年)，直至安  
敦尼·庇护统治时代的结束(公元 161 年)。<sup>③</sup>虽然它开始于迦勒  
底时代，但它的年代是按埃及年代表计算的。

罗马作家发禄有七十四部著作，共六百二十卷，除两部外，其  
余都已失传。他也写过一部名为《古代人物与神祇》(Antiquitates  
rerum humanarum et divinarum)的书，计四十一卷，这部书保存  
了很久，圣杰罗姆和圣奥古斯丁都知道有这部书，而且在他们二位  
死后很久，这部书仍未失传。后来竟失传了，确实可惜。但发禄的  
有趣的历史分期法却由公元三世纪的一位罗马历史家森索林那斯

---

① 同上科里书，第 193—94 页。

② 巴比伦王(公元 747—734)。——译者

③ 同上科里书，第 83—84 页。

保存下来了。<sup>①</sup> 这些著名的分期法是这样的：(1) 从人类的出现到大洪水；(2) 从雕开利温<sup>②</sup> 到奥林匹亚第一纪<sup>③</sup>，名为“神话时期”，因为据说在这时已出现了传说中的各种业绩；(3) 从第一奥林匹亚纪以后称为“历史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发生的大事就都有可靠的历史记述了”。第一个时期也许有某种开端，也许就是从无尽的远古延续下来的；因此，这个时期究竟占了多少年代不可能准确计算出来。第二个时期的年数也无法准确断定，但是发禄相信大约是1600年，在其中最后那四百年，神话渐渐变成真实的历史。奥林匹亚第一纪(公元前776年)和罗马城的修建(公元前753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件事给发禄留下很深的印象。假如他知道那波那塞的时代开始于公元前747年，他的印象就会更深刻了。

这样，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的情况。直到十九世纪初，罗塞塔<sup>④</sup> 石 6 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石上刻有三种文字的铭文：第一种是希腊文，第二种是古埃及通俗文字，第三种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即使有希腊文作对译的线索，辨认工作仍然花费了多少年的辛勤劳动。英国一位名叫托马斯·扬的人认出了托勒密·厄匹非尼的名字；一位名叫商博良的法国人认出克利奥佩特刺的名字。不久之后，发现国王的名字都刻在一个椭圆形的环中，商博良称之为椭圆环(cartouche)，这个发现最为重要，因

① 同上，第324—28页；推斐尔（参阅“注释中常被引用的作家和著作简称一览”下同），第1卷，第166节；第2卷，379节。

② 希腊传说，宙斯发洪水企图淹没人类时，只有巨神普罗米修斯的孩子雕开利温和他的妻子乘舟逃脱。水退后，他们两人听了神的嘱咐，往身后抛石头，使地上人类又重生起来。后来他们生希伦，为希腊人的祖先。——译者

③ 全希腊人每四年在西部奥林匹亚举行大赛会一次，据说第一次赛会是公元前776年举行的，每四年即为一奥林匹亚纪，为希腊纪年方法。——译者

④ 在尼罗河三角洲上。——译者

为它立即把参证工作集中在最容易核对的一部分铭文上进行。这些椭圆环常常和刻着国王的头衔和称号的第二个环连接在一起。每次尝试都获得成功。辨认时，凯撒和托勒密二人的名字的拼写法几乎总是一样，并无变形，最后，纪念建筑物上那些更古老的诸法老的名字也是这样辨认出来的。通过这些考证，一整套字母就逐渐有了眉目，埃及人应用这些符号表示声音的原则也就慢慢弄清楚了。代表一个特定字母的符号用的是一个具体事物，正如在英文的象形文字中，L 这个字母就要用一头狮子 (lion) 代表，D 这个字母就要用一条狗 (dog) 代表。科普特语是从古代埃及语直接传下来的，因此它也是处于古埃及语和希腊语之间的一种语言。事实证明，象形文字构成一套表示发音的字母，但不是所有的象形文字都是表示发音的。古埃及人比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更缺少时间顺序观念，所以寻找正确的年表是困难的。需要有一个对照比较的手段，因而采用了曼涅托的“王朝表”；很明显，埃及人是以王朝和多个王朝中各法老的统治期计算时间的。多少世纪以来，诸法老的姓名，他们即位的年月以及三十三三个王朝的继承次序都刻在花岗岩、石灰石上，后来则写在草纸上。

埃及铭文的历史价值必须经常细心判断，因为诸法老往往把他们祖先的事迹，归到他们自己名下。他们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方法很简单，磨掉石柱或墙壁上已记载的事迹中那位英雄的名字，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或者把别人的功绩记录抄刻在另一块石板或纪念物上，把过去完成那些功业的真正君主的名字改成他们自己的就行了。

7 埃及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写历史的民族。<sup>①</sup> 巴比伦和亚

---

<sup>①</sup> 所有他们的历史文献，都由詹姆士·亨利·布雷斯特德翻译并收集在他的《埃及古代文献：从最早时代到波斯征服的历史文献》一书中（芝加哥，1906—07年，五卷）。

述诸王为自己树碑立传，其真正目的是想把他们征服异域的时间和势力所及的范围告诉后代；而诸法老则只要有些偶尔战胜敌人（他们只泛称敌人）的颂歌，或者刻在岩石上纪念法老一生重大事件的一系列普通图画就满足了。因此，埃及铭文中只有一小部分可算作历史。直到第十八王朝，才有关于部队远征和驻外使节等方面较大量的记载。

我们要了解最古的埃及历史，列出年表，都必须从纪念物上搜集资料。但铭文上的材料枯燥而不充分，因为其中缺少描绘事物的表现力，又缺乏说明问题的想象力。确实，在希腊时代以前，根本就没有既能表现事件又能说明问题的历史。似乎从埃及文明最遥远的时代起，就不断撰写贫乏的年代纪了，但除两个片段在还完整时，曾经包括从最早的王朝到第五王朝（即约相当公元前2750—2625年）的年代纪和一些记载图特摩斯三世<sup>①</sup>征讨叙利亚战役的简短节录以外，都已失传。古埃及王国注重物质建设，把力量花费在物质资源发展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机会从事文献著述。埃及人不喜欢抽象思维。“第五王朝的僧侣文书曾编纂最古诸王的年代记，从统治两个史前王国的国王的干巴巴的姓名记到第五王朝本身；但这仅仅是一些事件、功业和神庙捐献的清单而已，没有文章的形式。这是现存最古的王家年代记的片段”。<sup>②</sup>

但到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1778年）的时候，埃及文献写作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改朝换代时的大事已成为知识界的常

---

<sup>①</sup> 约公元前1431—1447，十八王朝的皇帝。当时国势甚强，向外侵略，侵入叙利亚、米丹尼等国。——译者

<sup>②</sup> 布雷斯特德：《埃及史，从最早时代到波斯征服》（第2版完全修订本，纽约，1909年），第109页。但不是这样的年代记的最早证据。布雷斯特德的著作写于苏美尔考古发掘物的被仔细研究之前。约于公元前2000年从事写作的苏美尔历史书写人员已经作了一些国王表。

识,第五王朝的历史已是尽人皆知的了。<sup>①</sup> 在帝国统治下的十八王朝(公元前 1580—1350 年),我们第一次得到可供撰写最简单的纲要的少量铭文。但材料太有限了! 单单依靠这些铭文就要撰写出希腊史,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 8 如果我们设想一位埃及历史家——假如有过这么一位的话——手头除了那些豪华的铭文之外,还有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极其丰富的档案资料、法律程序和诉讼记录,土地、税收和人口登记等等材料可供他利用的话,那么上段所说史料缺乏的情况就更显得突出了。“民政工作主要是依靠登记和官吏汇报制度,所有公务部门的监督者一年到头把这些东西送交王廷。”<sup>②</sup> 负责处理这些记录的官更多如牛毛,这就足以证明这些记录种类之繁多、数量之巨大。除了法老的文书和一位记录监督者之外,军队、王家产业、宫廷后妃、海运事业、诸大臣等等都有文书。

纪念文献中充满了历史事实线索,例如底比斯的王家档案,缮写室和案卷室的国家档案、秘密文件,宫中日志和许多神庙的档案,特别是阿卑多斯和底比斯二地神庙中的档案。但几乎所有这些记录,都是写在草纸或皮革上的,因而都随着时间的消逝一起消失了。但许多纪念物上刻的东西,却可以清楚地证明。诸法老的档案里也有每位国王统治时期的记录以及诸战役和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载。就这些文献的实际情况看,甚至在希罗多德以后,本来还是可以写出一部埃及史的。曼涅托的希腊文著作,前面已经讲过,显然也是根据埃及文献,而不是根据铭文写的。

发现和辨认古代波斯和亚述的记录的经历,是人类智慧最光辉的成就之一。甚至早在中世纪,少数地面上的波斯铭文的实例

---

① 同上,第 203 页。

② 乔治·罗林森:《古代埃及史》(纽约,1880 年,两卷),第 1 卷,第 541 页;也可参阅塞缪尔·伯奇:《根据古碑铭写的古代史:埃及》(纽约,1875 年)第 xix 页。

就已经开始引起西方旅行家的好奇心了，这主要指的是波斯波利斯遗址上的铭文。圣芳济会一位托钵僧鄂多尔里克早在公元1320年就已看到这些铭文了；威尼斯派往波斯的一位大使巴巴鲁是在1472年看到它的。1585年和1619年两位西班牙旅行家又分别观看了这些铭文。英国人托马斯·赫尔伯特于1629年、德国人亚尔伯特·曼得尔逊于1640年、那不勒斯人科刺里于1694年，都曾注意到它们；但首次抄录一篇铭文的一部分的是在1614、1626年间在东方旅行的一位意大利人彼得罗·得勒·发勒。1670年，骑士冉·沙敦抄录了一篇铭文的全文。这些抄本都是用波斯文写的。到十八世纪，一位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事的名叫垦普斐的人首次从波斯波利斯抄录了一份用亚述—巴比伦文刻的铭文带回欧洲；1704年另一位荷兰人布鲁印出版了最早的一部三种文字的铭文样本。

但多年来并无一人懂得或设法弄懂这些铭文的意思，辨认这些文字的钥匙还没有找到。这把钥匙就是打开波斯话这把锁的东西。德国大旅行家卡斯腾·尼布尔在东方旅行很广，于1765年发现波斯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四十三年之后罗斯托克人泰赤森发现了区分单字的符号。但真正揭开这个奥秘的是1802年格罗特芬德。他假定波斯波利斯铭文是用三种文字写成的，他猜想第一种自然是波斯文本身；另外那两种铭文的意思和波斯文相同，只是所用文字不同。灵机一动，他猜想第一篇铭文中的一部分的意思是“大流士大王、众王之王”。他分析了这个称号的套语，发现这些字在别处重复出现，因此他能够在铭文中适当的地方读出大流士的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来。格罗特芬德虽然找到这把钥匙，但是还需要用很多年才能完成对波斯文的辨认工作。<sup>①</sup>

---

<sup>①</sup> 关于格罗特芬德及其继承人的辨认工作，可参阅R·W·洛泽斯：《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的历史》（第6版，修订本，纽约，1915年，两卷），第1卷，第61—105页，第216



在这个时候，法国学者杜·培隆和尤金·步尔努夫的东方研究就很有用处了；前者于1771年首先出版了《赞德·阿维斯塔》<sup>①</sup>，后者辨认出爱克巴塔那<sup>②</sup>的铭文并编写了印度古代波斯语语法。

但是在希属波斯的息丰、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的历史背后，还有浩渺的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无人知晓。和波斯的情况一样，近代早期的欧洲并不是完全不了解美索不达米亚。在第二次十字军之后不久的1160年，一位西班牙籍犹太教士图德拉人本雅明<sup>③</sup>访问了摩苏尔(尼尼微)的遗址。1583年一位英国商人约翰·厄尔德勒德、1611年又有一位英国商人约翰·卡特赖特看见下面埋藏着巴比伦遗址的大土丘，不过他们和所有的人们一样，也都相信巴格达就是古代的巴比伦。直到十七世纪末，人们还只能从希腊或拉丁著作中或《旧约》中知道一点关于巴比伦或尼尼微的历史。大约在1750年，一位法国人奥尔特证明巴格达不是巴比伦，后来一位卡考尔派托钵僧厄曼纽厄尔神父证实了他这个说法。1801年，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篇亚述铭文传到欧洲。从那时以后，人们的兴趣就浓厚起来，1811年人们测量了尼尼微土岗，但发掘工作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1852年法国驻摩苏尔副领事波塔挖掘尼尼微土岗和柯萨巴<sup>④</sup>，发现萨良二世<sup>⑤</sup>的王宫。从1845到1852

---

—73页；和莫理斯·哲斯特罗：《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的文明》（费城和伦敦，1915年），第63—119页。

① 《波斯古经》。——译者

② 古代米堤帝国的首都，现在伊朗的哈马丹。——译者

③ 西班牙的犹太人。1150—1173年他旅行法国、意大利、希腊、巴勒斯坦、波斯、中国边界、埃及、西西里等地，作《游记》谈到过中国的事（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46页。

④ 摩苏尔一个村庄，在伊拉克的东北部。——译者

⑤ 亚述国王(公元前722—705)。——译者